

长篇小说

回声

HUI SHENG

成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篇小说

回声

HUI SHENG

成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声 / 成刚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034-8114-7

I . ①回… II . ①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5925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有 森

责任编辑: 詹红旗 方云虎

装帧设计: 文豪社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mm 1/16

印 张: 26 字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001

在我们幼小蹒跚学步的时候，经常被自己的影子吓得抱头鼠窜，长大后才知道，那其实是太阳光把我们投射在地上的另一个自己。太阳把我们定格在这个时代，定格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中篇..... 137

一只被关在实验室笼子里的白鼠，安然地享受着上帝配给它的食物和水，尽管简单粗糙，但它一直认为生活在天堂世界，快乐而幸福。有一天把它放归自然，它忧郁而死。

下篇..... 254

凡尘的生活让我们庸俗不堪。假如我们生活在天庭，从此不食人间烟火，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没有欲望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有人说，那是神！

上 篇

在我们幼小蹒跚学步的时候，经常被自己的影子吓得抱头鼠窜，长大后才知道，那其实是太阳光把我们投射在地上的另一个自己。太阳把我们定格在这个时代，定格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我和庄宝盒风马牛不相及，但人们还是十分习惯地把我俩联系在一起，这大概缘于我跟他从小是同学和邻居，长大后又同娶了牛家的姐妹。

我叫何书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晚十一时出生，正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我跻身五零后而不是六零后。身份是学生，初始文化程度高中。

我俩的出生地相距遥远。他出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我则出生在蒲松龄的故乡，据父亲说离蒲家庄只有百步之遥。

后来我俩阴差阳错地做了邻居。在说到各自的孩子时，两家母亲都把起名字当成了笑话讲。

庄宝盒的母亲榆叶说，当年她怀了老庄的孩子，足月前星夜兼程赶往丈夫所在的部队。那时候家乡正大炼钢铁，闹饥荒，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连生孩子都没劲儿，孩子赶在部队里出生，至少可以吃上饱饭。但是行至半路上宝盒子就急不可待地要见他英雄的父亲了，于是生在了进藏的卡车上。

进藏的时候正是初冬，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庄宝盒呱呱坠地，连个暖和的地方都没有。司机于大哥脱下油乎乎的军大衣把他裹上，又找来个盛工具的木头箱子把他搁在里头，这才保住了他的命。他安然于睡梦中

进入海拔三千米的青藏高原，等父亲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抱出他来时，他竟用一泡热乎乎的尿液和响亮的哭声向打扰他温柔梦境的老庄表示抗议。

娘说：“多亏了于大哥的军大衣和那只破木箱子！”

老庄朗声地大笑道：“老于你就甭谢了，他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盖的是我的花被子，这算扯平了！至于这只木箱子，我得保留起来，这哪里是只破木箱，简直就是个宝盒子，给我送来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

于是，这个生在冰天雪地里的孩子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庄宝盒。

而我的出生完全不跟他一个版本，我出生在书香门第。

据民国版的《何氏家谱》记载，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举人。他七次会考都无果而终，愤懑之余用毛驴驮箱古书躲到深山老林里苦读，时隔数年诞生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便是享誉海内外的《韵园札记》。这套书对音韵、训诂、注经、证史颇有见解。所撰石鼓辩证以小学印证古人，又以鼓文勘对史实，广证博考，得到清代国学大师俞正燮的推崇。

我在父亲的案头上见过这部泛黄的名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的版本，厚厚的十几册，比我的年龄还大一岁。后来为了保存这套书，我家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中饱受惊扰。好在我家祖上也就是一个文化家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因而多次运动都有惊无险。

但珍藏这样的书毕竟是要惹麻烦的，和这套书一起的还有一套《何氏家谱》，三个版本，从康熙到民国三十二年版本不等。它用精致香樟木夹板夹着，字是烙上去的，外面裹着红绸布，十分庄严大气。谱中除了记载着何家数十世一脉传承的家族信息，还记载着老祖宗驾鹤西去、皇帝托大臣送来的祭品清单，这在一般的家谱中绝无仅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每逢外面有风吹草动父亲和母亲就吓得浑身筛糠，因此这两套书经常转移地方。起初它藏在父亲的书房里。说是书房，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块空间，里面有个黄颜色的木头箱子，后来怕有人看到，便把它搬到厨房里藏起来。

我排行老二，姐姐何书香比我大两岁。母亲喜欢叫她大丫头或者小香儿。那天半夜三更母亲正帮着父亲转移书籍，突然有了临盆的感觉，到医院都来不及了，就把我生在了箱子旁。

说来奇怪，我生下来就睁着眼，冷静地盯着父亲的脸，仿佛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盯得他毛骨悚然，直接不敢看我。母亲把奶头儿塞进我

嘴里，然后对着父亲说，这孩子生来跟书有缘，将来肯定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你给他起个有文采的名字吧！

父亲瞅着我歪瓜裂枣般的脑袋和深邃得吓人的眼神，突然觉得很滑稽，无声地咧开嘴笑了。我竟然赶在这样的场合呱呱坠地，头上顶着草，身上沾满灰尘，狼狈不堪。而唯一让二老欣慰的是，我来到这个黑咕隆咚的世界时竟然不哭不闹，吃饱了奶便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那是张舒服安逸的大床而不是只书箱。

后来母亲说我经常在夜里哭闹，但无论怎么哭只要一放到老祖宗的书堆里便安静极了。父亲大声地笑着说：“这孩子跟书有缘！大丫头叫书香，老二就叫书盒吧！但愿他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继承何家的文化传统，光宗耀祖。”

生下来一百天父母抱着我到南门里的大光明照相馆照百岁照，当着摄影师的面我非要吃奶。母亲那时候才二十来岁，年轻漂亮，当着男人的面不好意思解怀，我就不依不饶地哭，直到母亲心一横破了例。摄影师很有眼光和胆识，趁着我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从此成了母亲的珍藏版。照片上的母亲黑发披肩，胸乳半袒，欲语还羞，美丽动人。

父亲私下里也很喜欢这张照片，但是吃那位摄影师的醋，认为他占了母亲的便宜，板着脸向人家索要底版，反复恫吓人家，不能翻洗扩印，否则向公安局报案云云。吓得摄影师脸都惨白了，发誓现场冲洗，父亲当面带走底片云云。父亲这才满意地取了照片，吹着《梭罗河》的口哨回家。

父亲在这张他最满意的照片后面抄写了一首泰戈尔的诗：

“祝福这颗小小的心灵，
这洁白的灵魂，
是它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堂赐予的吻。”

后来他说抄那首诗时欣喜何家终于有人继承家业，心里因为生了个带把儿的儿子而感到特别温暖，但是一想到我的眼神就惊得脊梁上冒冷汗。

后来我向他表明，继承家业我不敢承诺，但至少我投胎投对地方了，投了个书香门第。

事实证明老爸的这个判断是英明正确的，我出生在一大堆泛着书香的古书旁，受此熏陶，从小就爱学习，连模样都长得文静。后来渐渐长大了，更是白面书生一个。母亲回忆说，我最后跟她一起到女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是五岁，按常理，本该我多看几眼那些美丽而千奇百怪的胴体，不料却

遭到了女人们的围观，因为我长得又白又水灵，像个瓷娃娃。女人们都忍不住伸手摸一摸我的皮肤，看是不是水做的。庄宝盒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就曾惊讶地说：“你家孩子是咋生咋长的，像白面馍馍，是不是胎里做了手脚？我家宝盒子咋就黑又瘦，简直就是没发好的地瓜面窝头。”

榆叶这个比喻没有一点儿的夸张，地瓜面窝头是那个年代的主食，整个国家刚刚从苏联老大哥的勒索中缓过劲儿来，有吃的就不错了。关键在于她生了这么个丑陋的孩子，却没有一点内疚。在她看来，模子是好模子，儿子生得丑，完全是男人下的种不好或者说生活条件不好造成的。

事实证明庄宝盒母亲怀他的时候，的确没好好考虑过优生。老庄从部队回家探亲，榆叶去车站接他，半道上老庄就憋不住了，拉着她钻进了地瓜沟里。事毕，女人的屁股让叶茎汁液染黑了一大片，好几天洗不下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瓜沟里下的种自然长得像地瓜面窝头。

他比我大两个月，却矮我一头。脸黑黑的、瘦瘦的，皮肤粗糙。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盘腿坐在炕头看杨柳青的年画，比着画上的胖娃娃生，因此我生下来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脸蛋胖嘟嘟的，眼睛水汪汪的，简直就是画里那个骑在麒麟上的童子。老庄认为，怪就怪宝盒这孩子生在缺氧的高原上，身子没能完全发育起来。他说部队平常煮饭都是七成熟，这孩子选那么个地方出生，没成个傻瓜就烧高香了。

老庄这话说得有些扯淡，庄宝盒一点也不傻。别看他其貌不扬，但却绝顶聪明，心眼儿多出我不止一个。榆叶说，他两岁还不会说话，只知道淘气。渐渐长大以后，他也似乎不善于和成人打交道，在学习新事物上也不用心。我用了三个月就赶超了他的身高和体重，但智商赶上没赶上没法儿判断。那时候还没有婴幼儿智商测评系统，即便有也用不上，都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欧洲种群和亚洲种群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铺陈这些纯粹是多余，我和庄宝盒本来没有半点牵涉。他远在大西北，我生活在内地。然而，正如毛主席语录中所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父亲一次偶然的决定或者说老庄一次偶然的闹情绪，把我们两家联系在了一起。我和庄宝盒成了同学和邻居。

那一年我俩都刚满十岁。

那时候日子过得虽然穷，但我们家有了一样电器——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是母亲带领我和姐姐到建筑工地上砸石子挣的，全家人砸了一冬天的石

子钱让父亲给挥霍了。母亲让他卖了石子给全家每人扯一块布，缝件新衣裳过年，他却搬回家一个管听不管用的收音机，气得母亲两个月不让他上床。

四月的一天，山顶上的高音喇叭通知要大家守在家里，接听从北京传来的重要消息。大家都觉得挺神秘，但厂领导就是不说，只是严肃地告诫大家，要做好收听收看工作，回头还要写心得。

那时候邻居们都没有电视机，听也没有听说过，收音机也只有我们家，十几家邻居都集中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等着听领导传达的那个重要消息。父亲早早把收音机搬到窗台上，调好频率，还备了茶和烟。等从收音机传来响亮的《东方红》音乐声，并且知道是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时，小院欢声雷动，大家巴掌都拍红了，老庄都激动得哭了。

晚上天气晴好，大家听完《东方红》的乐曲便齐头仰望天空，希望看到那颗小小的快速移动的卫星。我则约着庄宝盒爬到后山上去，觉得那样离天更近一些。晴好的天空犹如一架浩渺的星盘，我俩被罩在星盘下显得无比渺小。他说卫星是白色的，闪闪发光，像涂了白油漆的月饼。我却认为卫星不可能涂油漆，更不可能是块月饼。卫星应该是红色的，要不怎么广播里总是说它是红色卫星呢。我俩争执不休，最终也没有结果。

后来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瓜葛，剪不断理还乱，左右了我的大半生。我和庄宝盒既是形影不离的童年伙伴又是恩爱情仇的冤家，我们曾视对方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却又因为不同的生活道路而分道扬镳。

庄宝盒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兵，驻守在唐古拉山口。那里海拔五千多米，是青藏公路必须经过的关口。老庄说那里每年只刮一次风，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那里每年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四季气温零摄氏度以下。他说，当年军阀马步芳派了三个骑兵团护送九世班禅进藏，行至唐古拉山下时遭暴风雪袭击，全军覆没。一次，老庄开车经过山口时，亲眼看到一群大鸟想飞过山口，却被大风刮得跌落到山涧里。

十岁的时候庄宝盒跟随父母告别青藏，回到内地，我们就成了邻居。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各自有了工作，我俩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

我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初中毕业，在一家国营发电厂工作。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资待遇不高但政治待遇不错，除了经常参加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还住着一套日本人逃走时扔掉的红顶房子。他曾自豪地告诉我，当年红房子里住的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现在却是我们一家四口。

新中国刚成立那年我父亲考上的初中，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

父亲的才华不浅，他从六岁就临摹颜真卿的帖子，还私下里自学过西洋油画，因此，电厂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搞成果展览，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还被抽调参加全省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成就展览会筹备小组，一待就是半年。我父亲很珍惜领导对他的信任，也很享受这份荣誉，他满怀信心做一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

那时候非常讲究出身，我爷爷当过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这成为每次运动的护身符，从没有人打我家的坏主意。但有一件事让何家尴尬，这就是我爷爷虽然是英雄，却只是个传说，一点儿证据也拿不出来。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他离奇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勤务员，一名叫雷恩辉的小战士。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多次考证也没有给他下定论，就这么一直搁置着。严格地说，我父亲一点儿也没有沾上光，倒是背上不小的嫌疑。不单我父亲背黑锅，凡何家人一律灰溜溜的，遇上运动就担惊受怕，唯恐组织上弄出个叛徒、逃兵什么的罪名来给扣上。

我父亲以实际行动向党证明，他是一个无产阶级后代。生我的那一年，国家先是面临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断奶，后又面临美帝国主义叫嚣反攻大陆，经常派特务爬上岸，甚至密谋破坏我们的工厂，形势非常严峻。父亲神情庄严地对母亲说，国家决定要把工厂搬到深山里，搬到敌人飞机侦察不到的地方，这涉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军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要向深山老林大动迁。

我母亲担心地问到那里吃什么，父亲学着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希里的样子，把母亲抱在怀里，拍着她的后背，幽默地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母亲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很担心，这意味着我们家也要跟着搬。父亲含混地说，他已经向党组织写了决心书，决心书上只写了三句话：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何光荣

于是，整整十年，我父亲蜗居在大山的兵工厂里，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普通电工。那里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不但远离沿海，而且山深林密，坐车到最近的县城至少要一天的时间。驻地叫野狼沟，显而易见，光听名字就猜得到多么荒凉偏远。工厂还有一个神秘的数字代号，对外统一叫作

“三线”。

我一直不知道工厂为什么不叫厂名而叫“三线”，更分不清什么“大三线”“小三线”。问我父亲，他胡乱地编造说，厂区跑一天也跑不到头儿就是“大三线”，跑半天就到头儿了就是“小三线”。后来才清楚，原来“大三线”是按国家要求建设的大国防工业项目，而“小三线”是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兴建的小国防工业项目。

我父亲是第一批到达“小三线”的建设者，他不但自己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还把全家都骗了来。

和我父亲相比，庄宝盒的父亲回内地却不怎么光彩。他在部队闹情绪闹了一年多。谁都承认他是个好司机，开车多年从未发生过事故。部队本不打算让他转业，但他坚持不懈地写请调报告。团里不批，他就挎包里带上干粮、水壶里装上水，天天到团长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后来看还不行，就去团长的家里坐着。当时，团长的爱人请了一个月的假从内地到青藏高原探亲，人家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却偏偏赖在那里不走。

他之所以想转业与战友和他妻子的暧昧有关。老庄的老婆进高原生完孩子，住了几个月，就借口不适应，带着庄宝盒返回了老家。当时，跑那趟线的是老于。老婆来和走都是坐他的车，老于还替榆叶接生，这让老庄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问题的关键是榆叶回去后，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写信叮嘱，一定要让老于大哥看看，并且附了一张照片。老庄疑心生暗鬼，拿了照片跟宝盒子比，一比就比出了差距，钻了牛角尖，借着喝酒和老于干了一仗，团长实在不好护着，从宽严带兵的角度批准了他的转业请求。

这些事是我长大以后偷听的，老爸对老妈说的。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屁大一点儿的孩子，什么也不懂。我只是和庄宝盒成了很好的伙伴，我的父母也成了老庄家的好邻居和朋友，后来他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都是我父母帮着摆平。庄宝盒也因此成了我家的半个儿子，一直到他上了高中，还是一天三趟地到我们家串门，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拿就拿，我父母对他毫无办法或者说一概由着他。

我和宝盒子是在小学三年级分到一个班上的，他坐前排我坐后排。

他在青藏上的学还是在老家上的学，老师一概不知道，不过他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跟虫子爬似的。班里原来

有一个成绩坐“红椅子”底儿的同学，绰号胡闹。所谓“红椅子”就是每年寒暑假，学校都要公布考试成绩，从第一名一直排到最后一名，老师用红笔在榜上画一个大大的对号，成绩好的同学自然高高在上，成绩差的就落在了最下面，就是那个“红椅子”底儿。自从庄宝盒来之后，胡闹同学便把椅子底儿让给了他。老师经常揪着他的耳朵到前台示众，一站就是一上午。

宝盒子满脸无所谓的样子，老师在上面讲他就在后面做鬼脸、打手势，老师转过身来时他又装得一本正经，这让那位满脸雀斑的老处女班主任无可奈何，绝望之余，用手指点着他的脑门儿，给了他一个最精辟的总结：

“庄宝盒，你十年活八岁，简直越活越倒退！习都白学了！”

“习都白学了”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倒装句，“十年活八岁”是我听到的最经典的俗语。不过同学们都知道，生命不可逆天生长，庄宝盒当然不会倒退。他一直在长大，嘴唇上长出两小绺儿说黄不黄、说黑不黑的胡须，脸上生满了青春痘；他总是习惯地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微笑，挨老师批的时候也从不改变。我怀疑他戴着张假面具，从小学一直戴到中学，再到高中、下乡；即使是他独自待着的时候，脸上也总会这样微笑。有一回老庄喝酒失言，我才知道，那是庄宝盒钻木箱子时冻的，准确地说叫小儿面神经麻痹症。

老庄转业，转到野狼沟的兵工厂，并不比青藏高原条件优越多少，但是至少大有进步。这里条件同样艰苦，艰苦到单凭思想觉悟很难留住。那时候全国都在倡导先生产后生活，首批支援“三线”建设的城市知青，背着背包，唱着战歌，扛着红旗走进山来，但是没过两年都灰溜溜地走了，有些人走时连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剩下的都是地方或周边地区的职工，因此，组织上为留住人才，才考虑要先生活后生产，因陋就简地建起了职工食堂、小卖部、托儿所、粮油供应站、书店等生活设施。

厂筹建处主任杨文革统揽全局，筹建处下面有后勤保障部，专门负责这件事，职工家属优先安排干临时工。我母亲自结婚生子那一刻，就遵循祖训在家相夫教子，想助我父亲成为栋梁，想把我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但这显然扼杀了她的才华，也无端消耗了她的青春。她生我姐那年十九岁，生我的时候尚不满二十一周岁，搁在今天，还肩背玩具熊书包、手举冰激凌满街上卖萌，但她那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她学着南方人的样子，用背包带背着姐姐，前胸上挂着我上下班。

后来妈妈在厂里的小卖部得到一份工作，直接受杨主任的领导。杨文革的女儿杨心红是我的同学，他老婆马小萍也是临时工，在办公室做统计员。

我妈妈被分配到蔬菜组卖菜，两个人的身份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比较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

马小萍虽说名字上有个小字，但人一点也不小，长得五大三粗，人们给她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大洋马”。大洋马每天都会到小卖部，统计进了多少货、卖出了多少钱，烂掉了的菜也要用眼估算出来。她总是怀疑蔬菜组的人偷偷把菜带回家，我母亲其实从来没有那么做过，因此心里气不过。每次，我母亲都会用脚踢着那些烂菜叶子，跟她讨价还价。不过，有一年冬天小卖部进了少量新鲜的韭菜，一小把韭菜被烂白菜叶遮住了，我母亲偷偷拿回了家，父亲硬是逼着她送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母亲便不再去小卖部上班，而是去了条件更为艰苦的食堂，这或许成为她一块难掩的伤痛。

我们家属于最早搬进野狼沟的职工家庭。山里没有学校，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子弟借读于当地山村的学校。上学的地方在海拔很高的山崖上，它背靠大山鹰愁峰，俯瞰野狼沟。学校会集了远近十几个山村的孩子，连后山水磨头村的孩子也要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来上学。

我家住的山坳离学校并不算远，但是每天至少要走七八里山路，想走近道，就得像猴子一样在陡峭的山路上爬上爬下。

山里孩子穷，平时衣裳穿得补丁摞补丁，脚下蹬着用旧胶轮车胎缝制的“皮凉鞋”。我和庄宝盒算是城里人，穿着“回力”篮球鞋或是“白力士”网球鞋，脏了的时候就花二分钱买块滑石粉，蘸上水擦一擦，这比他们多了无比的优越感。

当然，我们的穿戴也曾引起山里孩子的公愤，每每我们走过，他们便会整齐划一地喊着：“小白鞋，不系带，尼龙袜子露一半儿！”

这首儿歌既有讥讽也有羡慕的成分。有一次我的网球鞋脏了，急着要去演出节目，就用白粉笔偷偷涂了一下，让农村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好一顿剋我。

庄宝盒总会想出许多办法，整蛊那些忠厚有余而灵活不足的山里同学，比起我们来，他见多识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我还在对着地理课本，遐想青藏高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人家已经跟着爹娘走过好几回了。首次高原之旅可以追溯到在娘的肚子里，他扒着娘的肚脐眼看外面的世界。

那年代看电影，无非就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个广泛流传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很形象

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大家边看边哭，庄宝盒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无比感动。第二天我才看到，他把鼻涕全涂到了我的身上。

有一次看《新闻简报》，庄宝盒指着屏幕上一处山峰说：“看！唐古拉山口，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尽管我们都怀疑，他在娘肚子里是怎么记住那座高山的，但是还是无话可说，七嘴八舌地催他讲青藏高原的故事。庄宝盒总是吹牛，说他每次去都要走一个月，因为路太远了，孙悟空翻跟头，都翻晕了头，也没翻到他爸驻地的山上。火车有时候不得不站起来跑一段，遇上飞机就像鸟儿衔着虫子一样，衔它一程，然后扔在地上再跑。他神秘地对小伙伴们说，飞机的翅膀是会动的，如果它不动，不拍打翅膀把上面的冰拍掉，就会被冻住从天空掉下来；他还说山上的冰雪很厚，厚得可以坐滑冰车了。有一次，父亲的卡车一加油门，飞出去足足一百米，连布哈河都飞了过去。

唐古拉山多高、布哈河多宽，山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尽管这些山里孩子个个身怀绝技，抓着悬崖上的青藤，从这边荡到那边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们还是相信，庄宝盒比他们更有本事。在兵工厂进山之前，山里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更甭说火车飞机了，庄宝盒说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他说火车能站起来，飞机可以拍打着翅膀像鸟一样飞行，孩子们从来没有怀疑的余地。

他简直就成了真理的化身。看来迷信能产生崇拜，谎言说多了就成了真理。

有一回我试图抢庄宝盒的风头，说随着科学的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会发明机器人。机器人能帮着工人干活儿，会帮助农民种地，还会陪着人说话、干家务，甚至会跟棋手下象棋。这是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看到的。我半夜三更地站在父母的床前，哭闹着要买书，父亲拗不过我，陪我从县城新华书店把书买回来。这是一把开启智慧的金钥匙，我视若珍宝。我把书都翻烂了，记住了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甚至能背下书中所有的条目。我清晰地记得，书页中有一幅插图：一个方脑袋、圆眼睛的机器人坐在那里下象棋，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无可奈何地皱着眉头、摸着头皮，他显然不是机器人的对手。

“哈哈，一派胡言！如果有你说的这种机器人，我大头朝下，从山顶一直走到山底下。”庄宝盒挥动着手臂说。

从山顶一直走到山底，意味着要用手支撑着身体走出十里路，山里遍地都是沙砾，路边还时常伸出带刺的灌木；尤其是夏天，路面上经常会蹿出蜥蜴来，它们仓皇地跳来跳去，不小心就钻进凉鞋，被踩得血肉模糊。

我不敢作声了，好像我的描述从来就是一种虚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高中，成年以后我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学家分析是我缺乏自信。小时候我害怕庄宝盒和我打赌，即使我有一千条理由，在他的无理反缠中也会一败涂地。庄宝盒会在我的退缩中狂笑不止，他的追随者也都跟着笑得面目狰狞。我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有时一连好几天都在他们的耻笑包围之中。无论我走到哪里，在什么场合下，他们都会拿出这件事来羞辱我、笑话我。

从那时候起我就坚信一个真理，善良也是一种懦弱，善良的结果是备受伤害。

好在有一个女同学总是在关键时候站出来，郑重地对同学们说：“我信！何书盒同学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我都信！”

她就是牛玉琴。

牛玉琴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同桌。

我俩同岁，但她个子却比我高出一头。她是鹰愁峰背后、水磨头村村支书的小女儿。这个村是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远近闻名。按道理说，水磨头村比任何一个村都有办校条件，但牛支书偏偏不同意。他的两个女儿也要翻过高高的鹰愁峰，到山南的联小来读书。我从来没有翻过那座高山，它像一堵墙一样横在天地间，每天云雾缭绕；我更没有去过水磨头村，我只是每天看到，有一条白带子挂在山脊上，牛金岭说，那是她每天上学必走的路。

牛金岭是牛玉琴的姐姐，也在这所联小上学，和妹妹同在一个班上，是一个胖胖的女孩。

牛玉琴是学校的校花，班级的晴雨表。代课老师柳玉卿是从后山里来的，他非常崇拜或者说惧怕牛支书。害怕牛支书当然就害怕他的女儿。牛玉琴说什么时候上课钟声就会恰如其分地响起来，她说什么时候下课老师就会声嘶力竭地喊：

“生产队要收割苞米，都到操场上集合！”

我相信她的那些威严都是她爹带给她的，不过她充满了正义感。她的

样子很像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姐姐玉荣；她也从不刁蛮，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天，柳老师把劳动课改成去收橡子，牛玉琴对我说：“你甬去，我们谁都不去！”

橡子一直是山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橡子面的味道虽然不好，吃多了干得拉不下屎来，但总比饿肚子要强。青黄不接的时候，山里人都把橡子磨成粉食用。我迟疑地听着越来越紧密的钟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骑在教室的门槛上，不知是进还是退。

牛玉琴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把我堵在门口，说：“你听我的没错！我们村都拿橡子面来喂猪了，他们还敢收来给社员吃。我告诉爹，公社会开他的斗私批修会。再说了，摘橡子要到鹰愁峰的后山，乡下同学干完活儿可以直接回家，你们城里的孩子迷了路怎么办？”

“可是，这是柳老师的安排。”我支吾地说。

牛玉琴让我直接走人就是，她会跟柳老师说。后来我背起书包回家了，柳老师果然没有问我。而庄宝盒执意要跟着上山，结果他遇到一条胳膊粗的花蛇，吓得抱着树干滑到地上，肚皮被橡子树磨得跟蛇皮差不多。

柳老师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背着他送到厂医务室。伤在肚子上不好包扎，医生只好消了毒，用紫药水乱涂了一阵，乍一看很像肚皮上趴着许多毛毛虫。他为了哗众取宠，故意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脖子上，像样板戏《红灯记》中跳车摔伤胳膊的叛徒王连举。他借着这副样子，连值日卫生也不打扫了，一逃就是好几个星期。

对于上山采橡子这事，庄宝盒耿耿于怀，有一天他问我：“牛玉琴怎么啥事都向着你？”我故作淡定地说：“可能她觉得我有理吧！我妈说过，向人难向理！”

“你不上山采橡子居然有理？你有什么理？”庄宝盒没想到我甩出这么一套理论，可他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我和牛玉琴是偶然分到一个桌子上的，从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觉得我俩似曾相识，没有陌生感。我想她也一样，当我抱着书包站在桌子前时，她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很快就移走了摊在桌子上的书。柳老师陪着笑说：“牛玉琴同学，今后你要多帮助他！”

牛玉琴把板凳朝我这边挪了挪，然后双手伸直，坐在我的旁边，脸红得跟鸡冠花似的。

那是我第一次跟她坐得那么近，那年，她小学还没毕业，但已经开始

发育了。天挺热，她穿着件粉红色的小褂，上面夹杂着许多白色小碎花；尽管衣服是宽大的，但掩饰不住胸前那两小坨隆起。妈妈说，农村孩子发育得早，庄宝盒则不无恶毒地说：

“你看见牛玉琴胸脯上那一对东西了吧，我早晚会摸一摸。”

庄宝盒要摸牛玉琴，这让我莫名其妙地焦虑。

这大概是我性意识模糊的开始，那时候我十一岁了。要按这个推论，庄宝盒的性意识应该开始于两个月前，因为他比我大两个月。感到明显变化始于一件事，我偶然间发现了庄宝盒的一个小秘密，他经常偷趴到女生厕所的墙壁上，听女生小便。每当那边泉水叮咚，他的小雀儿就会肿成一支红棒槌，尿尿也尿不成一条线。我讨厌他那样做，但又不敢制止，于是我也开始关注自己，每次我听女生尿尿时，裆里的小雀儿还是小雀儿，一点变化都没有，这让我格外沮丧，担心自己发育不全。

现在回忆起来那叫情窦未开。

那天当我听说他要摸牛玉琴的胸的时候，不屑地说：“你做梦吧！你敢摸她的胸，我就敢摸她姐的脸。”

摸胸和摸脸不是一个概念。牛玉琴和牛金岭在全班乃至全校都是最高贵的女生，敢摸她们的胸无异于摸老虎屁股。听了我的牛皮话庄宝盒跳起来，同我拉钩上吊，然后，他便借着课间操的时间与女同学商定来一场攻城大赛。

那个年代我们穷得像孙子，但快乐得像大爷。家长没钱给买玩具，我们就就地取材。“攻城”是孩子们当中最流行的游戏，男女不分性别，自动分成两派，在空地上画出两个城堡。甲方的通道正好在乙方城堡的外围，相反，乙方的通道也正好要经过甲方的防区。无论是甲方想攻进乙方城堡，还是乙方想攻进甲方城堡，都需要合力突破对方的防线。如果被对方推出界外或者拉进界里，都算牺牲或做了俘虏。一方人数减少直至被占领城堡为败。

庄宝盒有意和牛玉琴互为对手，成为双方的将军，我当然乐意当牛玉琴的士兵。当牛玉琴带领众将士沿着通道冲杀过来的时候，几乎没遇到抵抗便站到了城堡中的临时兵营里，接下来只要她大喊一声，我们便发起攻城，凭借人数的优势，不久就可以大获全胜、鸣金收兵了。

庄宝盒的阴谋直到这一刻才显露无遗，他站在守城队伍最靠前的位置，